



第四章 媚舞



對忠臣義士和英雄偉人的愛戴和敬重，大約是不受國界限制的。人心啊，是個多麼微妙複雜的東西，許多時候連自己都駕馭不了。

—

西施來到吳國，轉眼間已經好幾個月了。春的使者邁著輕快的腳步，悄悄地走進了古老而又美麗的姑蘇城。到處都是生機勃發的春的資訊：漫山遍野，泛起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青蔥，蠶食般地浸潤著經過一冬風雪肆虐而變成灰白色的山嶺和平原。各種樹木都開始抽綠，沿河垂柳那些柔滑如絲的枝條上，甚至已經綻出了一粒粒的鵝黃。城內如水網般縱橫交錯的溪流，早已經擺脫了殘冬的封鎖，開



始歡快地吟唱著，潺潺流淌。和風拂煦，在水面上撒下了一層又一層的細波。

已經是日上三竿的時候了，金燦燦的陽光透過厚厚的繡錦窗帘和帷帳，照射在床上，潑灑在西施那張倦慵嬌嫩的臉上，把她弄醒了。她懶洋洋地打個呵欠，揉了揉雙眼，習慣地伸手向身邊摸摸。

他又走了，身邊的被褥上早已沒有了殘留的體溫。這個人旺盛的精力和超人的體質真讓她感到驚訝，他的身體好像鐵打的，筋骨好像銅鑄的，似乎永遠都不知道疲憊和倦怠。每天夜裏都要翻江倒海般地顛狂大半宿，第二天卻又早早就起床，不是騎馬，就是練劍，再折騰個汗流浹背，氣喘吁吁。

國家交給自己的使命不是要「墮其志，損其身」嗎？也就是說，要靠女人的媚術，靠床上功夫漸漸地削弱損毀他的體質，看來難啊，怕要白費心機了。文丞相爲了說明這一點，還專門做了解釋，有道是「二八佳人體如酥，腰中仗劍斬丈夫。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裏教你骨髓枯」，淨是胡扯。說不定這個夫差真的是御女有術，他說過，依照「素女八方」行雲雨之事，不僅對身體無害，而且還有益於健康，可以延年益壽。咳，有什麼辦法呢？這又不是自己的錯，反正自己已經盡了力，管他呢。她懶懶地翻了個身，向上拉了拉錦被，準備再美美地睡一覺。





可是，馳騁的思緒一旦撒開四蹄，就再也難以收攏。她開始梳理和檢點三個月來自己的所做所為。要說對於國家交給自己的使命，捫心自問，自己已經竭盡所能。不爲了別的，也得爲了自己的心上人，爲了和范哥哥的早日重逢。

雖說他的體質不曾衰弱，但他的意志，卻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沈淪了。

幾個月來，他上朝的時間越來越少，有時候甚至整天整夜地泡在麗人宮裏，根本不去上朝。

大臣們有事跑到這裏來奏報，他也顯得很不耐煩，三言兩語便把他們打發走了。在以前這是從來沒有的事，在諸暨城的訓練班上就聽說過，他是一個極爲勤政的人，把國政和軍備看得比什麼都重要。爲什麼短短的幾個月，他就變成了這個樣子？還不是因爲自己和鄭旦。

他把一顆心全都繫在了她們兩個人身上了。「英雄難過美人關」哪，這話倒是不假。要不，他在頭一個月裏，便把自己封爲貴妃，將鄭旦封爲偏妃，越過了後宮的數百名嬪嬙嫔姬的名位。自己和鄭旦在他心目中所占的重要位置，已經可見一斑了。

更重要的是，爲了自己，他要大興土木，擴建姑蘇台。要把它建成一座高三



百丈，廣八十四丈，舉世無雙，天下第一的最壯麗雄偉的離宮，並要定名為「西子宮」。到那時，站在台上極目遠眺，周圍三百里內秀峰翠嶺、山水人家都會一覽無遺，盡收眼底。他說，要建成這座高台，需要動用民工數千萬個，大木巨石無數，耗費的白銀能填滿一條護城河。而所用時間將在五年至七年以上。前些日子，在他們魚水交歡，雲收雨散之後，他曾親呢地告訴自己，這個浩大的工程已經破土，數萬名工匠已經雲集姑蘇台，越國進貢的巨木奇石也正在泛江過海，源源不斷地運來。

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，她感到激動不已。自己所肩負的使命這麼快便有了眉目。她沒有辜負祖國的囑託，沒有辜負心上人的希望。在這個特殊的戰場上，她的第一仗取勝了。

但是，她又有一種說不明白的歉疚和不安。這個強悍無比的大國之君如此深切地愛著自己，爲了取悅自己而耗費這麼大的民力、國力。但他這麼做，卻恰恰是鑽進了自己或者說是自己的祖國精心設計的圈套和陷阱裏。當然，這種歉疚和不安只是一瞬間的事。

「愛妃，寶貝，你這隻懶貓，該起來了。」不知什麼時候，夫差已經進了臥





室。他只穿著一身素色的寬鬆內衣，手提著那柄夫譚屬縷劍，頭上臉上還騰騰地冒著熱氣。看來，他今天又沒去上朝了。

西施衝著他莞爾一笑，不情願地坐起身來。她連睡衣都沒穿，身子完全赤裸著。夫差喜歡這樣，兩人睡覺的時候，不許她穿任何內衣，哪怕是一抹薄薄的肚兜也不行，必須赤身裸體，一絲不掛。這是他的癖好，他說，哪怕有一絲半縷的隔膜，他心裏也難受。

一片羊脂玉般的雪白耀得他眼睛發花，心中發癢，他又開始心猿意馬了。他扔掉手中的寶劍，幾步跨到床邊，將她赤裸的身子摟在懷裏，一雙手在她高聳的酥乳上，在她柔軟的腹部和豐腴的屁股上按揉著，呼吸越來越急促。

她感到，他的雙手在用力，又要重新把她按倒在床上。她惶急了，這種無休止的遊戲她實在應付不了。嘴裏說著：「大王，她們進來了。」卻猛地一個鯉魚打挺，掙出了他的懷抱，光溜著身子便跳下了床鋪。

夫差一愣，知道自己上了當，但也看出西施真不願意，便不再勉強，只是尷尬又失望地笑了笑，說道：「好吧，今天就饒了你這隻小懶貓。快穿好衣服，寡人要帶你去個新地方玩玩。」夫差與西施、鄭旦和捷雋，同上了那輛豪華如宮殿



般的鑲金龍鳳大馬車，在前後侍衛們的簇擁之下，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城內小河，向著東南方向的姑蘇台走去。

應西施的要求，大馬車四面的帷帳全都打開了。她要飽覽姑蘇城裏的市井風情和無盡春色。

清漣淙淙，碧波蕩漾的溪流兩岸，全是用大小均勻的石塊壘砌而成的，像刀切一樣整齊。石岸上，是鱗次櫛比，錯落有致的千萬戶市民住宅，雖算不得豪闊，卻也高敞簇新，足以遮避風雨。居民們出門便是小河，沿石階而下，然後舍陸登舟，或去網魚，或去趕市，或去走親串友，一個個面色安祥，無憂無慮。

再往前走，便是姑蘇城內的各個官署司衙和各級官吏們的居住區，樓台亭閣，對衡望宇，又另是一番氣派。

馬車漸漸地馳近了姑蘇台，這是一派繁忙景象。到處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和響水鍋似的喧囂。扛木頭的、搬石頭的，抬土筐的，蟻群蜂陣一般沿著石階上上下下，川流不息。鑿石聲、鐵錘聲、吭哨吭哨的打夯聲響成了一片。

這是建築工地上普通的勞動場面，沒有什麼好看的。西施的眼光卻投向了不遠處大校場上的軍事演習，一輛輛戰車列成了方陣，在統一的號令下，或進或





退，或急馳或緩行，走位敏捷，部伍整齊。戰車上的各色旗幟在春風中獵獵飄動，五彩繽紛。那邊的步兵方隊更是甲冑鮮亮，戈矛閃耀，威武異常，喊殺之聲驚天動地。

在諸暨集訓的時候，曾有教官專門介紹過各國的軍事實力，說是吳國與越國都是擅長水戰，而步軍卻是以齊、晉、楚各國為強。可是，現在所看到的吳國的戰車和步軍，竟是如此的強盛，比自己的心上人范蠡所指揮的越國軍隊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，這恐怕是當今世上無人能夠戰勝的威武之師。

這一發現，使西施渾身打了個激凌，一股涼意襲遍了全身。

「吳國如此強大，簡直是一座難以撼動的大山。『興越滅吳』的計畫還能不能實現，自己與范哥哥究竟哪一年才能重聚呢？」西施在心裏嘀咕著。

「愛妃，西施姑娘，是又想家了嗎？」夫差見她凝神思索的樣子，便問道。

西施嚇了一跳，抬頭看看夫差剛毅的面孔和那雙可以洞穿一切的銳利目光，心裏有些著慌，唯恐他窺見了自己的心事，忙掩飾說：「大王，我是在想，您大概又有三天沒上朝了。可不能因為我們這些女人，妨礙您的國事啊！」

這是言不由衷的話。但是西施以為，這樣說一下也好，可為自己預留退步。



就是自己不提醒他，時間久了，他的大臣們也不能不進諫啊！

坐在一旁的鄭旦卻大惑不解，她怪異地瞅了西施一眼，緊緊地皺起了眉頭。心想：「這個西施是怎麼了，我們的任務不就是要吳王荒廢國政的嗎？你莫非是被他愛得昏了頭？」

夫差突然哈哈大笑：「妨礙國事？哪會呢！寡人就是十天八日不去，也不會誤事的。朝中有相國伍子胥在，一切都會安排得有條不紊。你看到這些軍隊了嗎？這都是伍子胥操練的。吳國有如此強大的軍旅，全是伍太師一手經營訓練，他是一個軍事天才，當今世上無人能比。」

提到伍子胥，西施更感到了深深的寒意。她與鄭旦對視了一眼，心想，怪不得文種和勾踐一再囑咐她倆，取得了夫差的寵信之後，一定要千方百計除掉伍子胥。范蠡也曾經說過，不扳倒伍子胥，吳國永遠不會滅亡。

這時候，馬車已經出了外城，折向西南而去。

夫差從馬車上站了起來，扶著欄杆眺望著四野的山川名勝，順著剛才的話題說下去，話聲裏充滿了浩浩然的氣概：「再說，我夫差可不是那種沈溺於聲色狗馬不能自拔的昏君。我愛美女，特別是像你們這些絕世罕有的美人，我更是像愛





自己的心肝一樣珍愛著。但是，我也愛我的錦繡江山，愛我的國家，愛我的子民。誰說美人和江山冰炭不能同爐？寡人不信。寡人偏要同時擁有萬里江山和絕色美人。」

說著，他讓西施和鄭旦也站起來，一邊一個用雙手摟著，繼續說道：「自寡人繼任吳國國君以來，我的軍隊空前強大，我的國力空前強盛，我的子民空前富庶。我親手降伏了越國，攻破了楚郢，讓中原諸侯刮目相看。如今，我們吳國已經威震四海，君臨天下。遲早有一天，我夫差一定會登上中原霸主的盟壇。」

他用三個指頭在西施的粉腮上輕輕捏了捏：「放心吧，小寶貝，吳國永遠是強大的。」

「噢——」西施的心房在收縮：「那就恭喜大王了，都怪賤妾杞人憂天。」

馬車向西南行出十幾里路，便漸漸進入了深山幽谷之中。

夫差與西施、鄭旦下了馬車，每人換上了一乘肩輿，捷鷲步行，在眾多侍衛的簇擁下，向一座蘑菇狀的峰頂攀登。

攀上峰頂，俯首一看，西施和鄭旦都驚喜地喊叫起來。這裏別有洞天，與後宮中的麗人宮大異其趣。在東西南北群山環抱之中，一塊較為開闊的平坦地面



上，矗立著一座不算高大，卻十分玲瓏典雅的宮殿。白牆紅柱，碧椽黃瓦，卷檐斗拱，四角凌空欲飛。從遠處望去，四面青峰就像一朵大蓮花迎風綻放的花瓣，而中間的宮殿恰是這朵大蓮花的花心。因而這座宮殿便取名「蕊宮」。

「美嗎？」夫差看看西施、鄭旦驚喜的面孔，不無自得地說道：「這是寡人的一座最小的別宮。在後宮中待了好幾個月，你們該感到憋悶了，今夜就在這裏盡情地歡娛一宵。寡人也與你們一起，做一回山裏人。」

走進別宮，西施、鄭旦更覺耳目一新。這裏沒有金雕玉飾，沒有珠嵌翠鑲，也沒有黃帷、黃帳等等那些像無盡的沙漠似的滿眼黃色。每一個房間都是竹籬夾成的，擺放的都是普通的籐椅、竹床和白木桌凳。地下放置著幼松、山橘、野果樹培植的盆景和許多山裏特有香蘭、杜鵑、芷草、野菊花等，一股淡淡的清香撲鼻而入，沁人心脾，這完全是深山老林中大自然的氣息。西施、鄭旦一下子覺得又回到了苧蘿江畔和會稽山中。

夜幕降臨之後，深山幽谷中出現了一種超脫人寰的寧靜，這也是王宮禁城中所永遠沒有的。照例是歌舞宴飲，一盤盤一碗碗的珍饈佳餚，沒有一樣不是出自山裏的野味：鹿脯、野豬頭、羚羊腿、熊蹄、虎肝、山雉、野兔等，炸炒煎膾，





精心烹調，色香味俱佳。

越國貢來的三十六名歌舞伎已經提前來到，彈箏的彈箏，撫琴的撫琴，笙、簧、簫、筑，一齊奏鳴，蕊宮大廳內，樂聲繚繞飛旋，婉轉清麗。一隊隊舞伎開始獻舞，這都是在諸暨城經越后劉氏和幾名舞師精心教授培訓的。無非是什麼「採蓮舞」、「採茶舞」、「撲蝶舞」、「祝壽舞」、「奉觴舞」、「劍器舞」之類，雖說也都舞姿翩翩，賞心悅目，但夫差早看過許多遍，況且吳宮也多是此類歌舞，久而生厭，已不覺得新鮮。

他與西施、鄭旦對飲一杯，笑著問道：「今夜寡人要做個山裏人，你們能不能跳一支真正的鄉間舞蹈，讓寡人開開眼界？」西施微笑着看看捷鳶，說道：「讓小捷鳶為大王獻上一支如何？」

「好啊，」夫差撫掌笑道：「這小妮子入宮後不說不笑，莫非還身懷絕技？」捷鳶向夫差斂衽一拜，鶯聲說道：「小女子自幼生活在深山老林中，學的都是些『下里巴人』，本不能登大雅之堂，怕要敗了大王的興致。」

「不妨不妨，寡人就是要看看真正的『下里巴人』。」

捷鳶回到裡間，略略換裝，隨著一陣輕鬆歡快的音樂，飄然而出。只見她著



一件火焰一般鮮亮的紅坎肩，甩動兩隻又寬又長的白色水袖，體態輕盈，舞姿柔婉，若遊龍，若彩鳳，如蜂似蝶。一掩一拂，一飛一揚，上躍下俯，左右旋轉，緩急張弛，無不與音樂節拍絲絲相扣。

翻身時，柔若無骨，長袖飛向半空，如白鶴振翅，翩翩飛翔；旋腰時，輕若柳絮。雙袖顫慄擺動，似惠風乍起，吹皺一泓細碎的漣漪。舞罷多時，突然彎身曳袖，長揖而退，冉冉飄去。

夫差看得心曠神怡，禁不住高聲叫好。命人喚出捷鳶，賜酒一盞，滿臉堆笑地問道：「小捷鳶，你小小年紀，果然身手不凡。這是什麼舞啊？寡人雖為大王，卻是見所未見。」

「稟大王，這是小女子所居南林中無人不曉的『白繡舞』。」

「哦，白繡舞？寡人不僅見所未見，而且聞所未聞呢！」

小捷鳶笑嘻嘻地說道：「這舞本是鄉間一個四歲的小女孩所創，只山野草澤間流傳，大王如何能見到？」

「什麼，一個四歲的孩子所創？你這小妮子，竟敢糊弄寡人。」夫差佯嗔道。

「真的，大王。我們那裏有一條山溪，在平緩處長滿了水草，根大莖粗。十幾





年以前的一天，一個四歲的小姑娘正在溪邊玩耍。恰逢他父親從山外回來，手裏托著塊熱氣騰騰的棗糕，老遠便喚女兒來吃棗糕。山溪上沒有橋，平時都靠來往舟楫渡河。此時這裏還沒來船，小姑娘一時著急，便飛跑到河水裏，踩著水草向對岸跑去。這小女孩當年就是穿一件紅身白袖的縝紗衣，她在水草上一步三搖，蹦蹦跳跳，兩臂平伸，上上下下的掄動，一雙白袖也便隨風飛舞。兩岸在幹活的山裏人都被這一幕驚呆了，被這女孩樂呵呵的舞姿迷住了，竟然忘了去救人。她的父親卻不慌，他知道自己的女兒天生的身輕如燕，不會有什麼危險的。過了不久，當地女孩就模仿這小姑娘踩水草過河的舞姿，跳起了這支『白縝舞』。」

聽捷鳶說完，夫差不由得不信，不無讚歎地說道：「神州之大，無奇不有。草莽水泊之中，確是臥龍藏鳳，甚多異能之人。不知這位小姑娘現在什麼地方？」西施對他一笑：「那小姑娘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」

夫差瞪著一雙困惑的眼睛問道：「你是說……」

西施、鄭旦都格格地大笑起來：「大王，那小姑娘就是這個捷鳶呀！」

「啊，就是你？」夫差又驚喜又喜，忙把捷鳶叫到眼前，親手端了一盞熱酒賜給她。捷鳶雙手接過酒盞，說道：「謝大王恩賞，」便慢慢喝了。





夫差看著她那張露潤桃花般的粉紅臉蛋，那纖細苗條的腰身和紗衣下那一對剛剛鼓脹起來的雞頭嫩乳，不禁心搖神蕩。突然伸出雙手，想把她摟在懷裏。捷鳶輕敏地一閃身，早躲到一邊，嘻嘻笑道：「快看，大王醉了。」

西施卻拉了夫差一把，面呈怒色說道：「大王，捷鳶像我的親妹妹，她是爲了陪我才來吳國的。臨來時她說過，只做侍者，不做妃嬪，還望大王自重，讓捷鳶妹妹始終保留一個清白之身。」

夫差呆愣了片刻，不好意思地笑笑說：「愛妃息怒。寡人不過乘著酒興跟她開了個玩笑罷了。既然愛妃如此說，寡人從此絕不碰捷鳶一根指頭。倘逾此誓，天必殛之。」

西施忙端一杯酒送到夫差嘴邊，說道：「大王何必發此毒誓。賤妾相信您一言九鼎，在此謝過大王。」夫差將酒一飲而盡，順勢摟過西施親了一口。

就在此時，一個侍衛進來稟報：「大王，伍相國求見。」

夫差甚感驚訝，他到這裏來幹啥？莫非朝中有何大事急事？

「請伍相國進來吧！」

西施抬眼看時，見一個高大的身軀昂然地走進大廳。這是第二次見伍子胥



了。第一次在姑蘇台上，沒能仔細地看看這位被傳得神乎其神的英雄，這次可得好好看看。她上上下下細細地打量著，只見這人滿頭白髮，連長長的濃眉和胸前飄灑的鬚鬚都是雪白的。可是那張剛毅堅韌的臉龐，卻紅潤光澤，很少皺紋。身板挺直，腰圓膀壯，簡直像個三十多歲的青年人。尤其那雙深邃漆亮的眼睛，像兩柄鋒利的寶劍，刺骨透髓，讓人不寒而慄。

伍子胥跪地行過叩拜大禮，夫差慌忙站起來扶道：「相國平身，賜座。」

伍子胥剛剛坐下，大廳裏立刻響起沈雷一般的話聲：「大王，您又三天沒有上朝了。這幾個月來，大王屢屢虛朝，即使去了，也是虛應故事，點點卯應付了事。長此下去，臣以為誠非吳國之福。」

夫差像個頑皮逃學的孩子，不尷不尬地笑笑：「老相國，寡人這幾日偶感風寒，便未去朝中。其實，有賢相主持朝政，軍國大事井井有條，與寡人臨不臨朝有什麼區別？」

「不，大王謬矣！君是君，臣是臣。有道是『國不可一日無主』，臣等怎能替得了大王？大王久不臨朝，生疏國事，不諳下情，不察民謨，國計民生、內憂外患如何了然於胸？這可不像以前的大王啊！」





「好了好了，寡人知罪了，明天一早寡人便去上朝就是。」

「大王，請恕老臣直言。據臣看來，您龍體康健，並無微恙，不過是為這群勾踐獻來的狐媚妖女所惑，」伍子胥斜睨了一眼西施、鄭旦，毫不將她們放在心上，繼續慷慨言道：「自古女人是禍水，勾踐獻美女，居心叵測，大王不可不防，這實在是我們吳國的隱患啊！」

夫差皺了皺眉頭，勉強笑道：「有那麼嚴重嗎？您老也太危言聳聽了。寡人收幾個美人兒為妃，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？伍相國一生身經百戰，闖刀叢，鑽劍樹，歷盡凶險無數，從不皺一下眉，怎麼竟怕起幾個嬌嫩女孩兒來了？」

「不對，大王，」伍子胥毫不客氣，繼續粗喉嚨大嗓門嚷道：「這個西施、鄭旦，臣已留神觀察多日，絕非等閒女子可比。」他惡狠狠地盯著她們，聲音中充滿了仇恨：「不錯，此二人確是傾城傾國，色藝雙絕。唯其如此，才最可怕。凡是絕色女子，多為亡國妖物。當年夏桀因寵妹喜而亡失天下；殷紂王因溺愛妲己而自焚其身；周幽王為博褒姒一笑而招致犬戎之禍。前車之覆，後車之鑒，大王不可不引以為戒。是的，臣不怕矛戈，不畏劍弩，不懼千軍萬馬。大王您更是橫行天下，出生入死不稍憚懼的英雄。可是英雄難過美人關，軟香溫玉才是真正的



洪水猛獸，是殺人不見血的雙刃利刀。老臣誠望大王三思。」

夫差有些不耐煩，強捺住心中的不悅，鼻子裏哼一聲說道：「笑話，西施、鄭旦都是些山裏孩子，胸中略無城府，純淨得就像一掬清水，一塊透明的水晶。就在今天，西施還勸寡人勤政理朝。她們怎能與妲己、褒姒這些惑君亂國的蛇蠍妖狐相比呢？再說了，寡人難道是夏桀、商紂、周幽王那樣的只知沈溺聲色的昏君嗎？」伍子胥慌忙站起來，躬身說道：「大王言重了，微臣所以提醒大王，不過是要大王防微杜漸，做個千秋英主，一代明君。」

「那麼，以相國之見，寡人該怎麼辦呢？」伍子胥匆匆地掃視了西施、鄭旦和那些歌舞伎們一眼，一道凜然的寒光從她們臉上閃過：「爲了大王的千秋基業，爲了吳國的長治久安，以老臣之見，就該將她們統統殺死，一個不留。大王若是不忍，也該將她們全部放逐回越國，讓勾踐賊子的陰謀落空。」

夫差突然哈哈大笑：「老相國，你也太草木皆兵了。殘忍殺戮一些無辜的柔弱女孩子，算是什麼英雄？實話跟你說，西施、鄭旦是我夫差的心尖子，是我生命的另一半。她們就是勾踐派來的間諜，我夫差也深愛不移。我就是要勾踐看一看，他派來的『美女蛇』，將是我今生今世情深意濃，始終不渝的心上人。行了，





相國若是沒有其他事，你該回去了，這事從此以後，休要再提。」

說完，夫差竟當著伍子胥的面，將西施、鄭旦緊緊地摟在懷裏。

伍子胥一張臉脹得血紅，胸前的鬍鬚在簌簌抖動。他長歎一聲，無可奈何地向夫差深施一禮，轉身便走。

看著他巍巍然的背影，西施的心一陣緊縮。看來，自己這條小命，今後便攔在這個老傢伙手裏了。他一天不死，自己將一天不得安寧。但是，她卻說不清此時自己心裏的感受。是恨？不錯，這是一種你死我活的咬牙切齒的恨。然而這恨裏又摻和著敬，一種對這位忠心耿耿的老英雄的深深的敬仰。

二

這一夜，夫差還是與西施睡在一起。西施讓夫差去鄭旦房裏睡，叫他莫要冷落了鄭旦。夫差卻果決地說：「不，我今夜哪裡也不去，鄭旦雖然很美，跟你不相上下，但是她卻只有一個美麗的肉體，似乎缺少點靈魂。我現在心裏亂糟糟，就想和你在一塊，隨便說說話兒心裏也痛快。」



西施知道，夫差心境不佳，都是因為伍子胥到來引起的。

她沈默了多時，才試探著問道：「大王，這位伍老相國好厲害呀，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夫差摟著西施，在她的前額吻了吻說道：「愛妃不要害怕，老太師這也是對寡人的一片忠心。有寡人在，他不會對你怎樣的。你還不了解，伍子胥是吳國的兩朝重臣，擎天柱石，是吳國的靈魂。沒有他，便沒有吳國的強盛，也使沒有寡人的今天。」

接著，他以十分敬重的語氣，說起了吳子胥頗具傳奇色彩的往事。

伍子胥是楚國監利人，名叫伍員，字子胥。自幼生得身形高大魁梧，目光如電，神勇異常。據說，在他小的時候，隻身入山打柴，忽有一隻餓狼向他撲來。伍員大怒，厲聲喝道：「畜生，來送死嗎？」正要揮掌劈去，卻見那狼站在那裏一動不動。近前一看，原來那隻狼竟被他嚇死了。

還有一次，他與幾個小夥伴在田裏挖野鼠，掏到一個鼠窩，有兩隻大鼠，五隻小鼠，四散飛奔。小夥伴便到處捕捉，卻一無所獲。而伍子胥卻閃電一般東西追逐。不一會，七隻野鼠竟無一隻逃出他的手掌。

長大之後，伍員與其父伍奢、其兄伍尚同在楚國為官。





伍員三十三歲那年，也就是三十八年以前，楚平王向秦國為太子芊建求婚，秦哀公許以自己的長妹孟嬴嫁給芊建。

數月後，楚平王命太師費無極攜帶金銀珠寶、冰紉綺繡等三百車彩禮，去秦國迎娶孟嬴。秦哀公命公子蒲護送其妹適楚，陪嫁妝奩一百車，為侍五十人，甚為隆重。這本是一樁秦、楚兩個強國的美好聯姻，是件皆大歡喜的好事。

不料楚平王出於好奇，在費無極歸國之後，向他詢問迎娶的盛況，末了又問道：「我那兒媳孟嬴長得如何？」

費無極道：「孟嬴天姿國色，乃微臣從未見過的曠世麗人。縱使古之妲己、驪妃再世，也難及其萬一。」

楚平王聽後，默然不語，心中卻泛起了一股強烈的醋意。心頭撲撲亂跳，面皮脹得通紅。

費無極本是個極善於察顏觀色，阿諛奉迎的奸佞之人，楚平王的這一細微變化，哪裡能逃過他的眼睛。他素知自己的君王十分好色喜淫，當時眼珠一轉，向楚平王獻上了一條偷樑換柱、李代桃僵的妙計。

於是，他們找了一個秦國眾侍中最漂亮的假充孟嬴，與太子芊建成親。卻將



孟嬴換了下來，當天夜裏，便祕密送進後宮。

當楚平王摟著兒媳婦那光滑柔軟的嬌軀縱情淫樂的時候，孟嬴一邊極力奉迎，一邊卻用手揪拊著公爹那灰白色的鬚鬚，嬌嗔地說道：「我本是你兒子的人，如今卻被你這老東西扒了灰，你就忍心讓你的太子當小王八？」

楚平王正在情濃之時，哪裡還顧得了這些，一面顛鸞倒鳳，一面哼唧唧地說：「嘿，嘿，話怎麼說得這麼難聽？自古以來，上蒸其母，下淫其媳，兄妹通姦的事，在諸侯王室中，早就屢見不鮮了，豈是寡人獨為？」

俗語云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，這事很快在楚宮內外傳開了，一時間，朝野上下，明裏暗裏，議論紛紛，沸沸揚揚。

費無極深怕太子察覺，日後對自己不利，便與楚平王密謀，將芊建調離國都，去鎮守北部邊陲重鎮城父，並命芊建的老師伍奢一塊前往輔佐太子。

太子一走，楚平王更加肆無忌憚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廢掉芊建的母親蔡后，立孟嬴為王后。一年之後，孟嬴舉一子，取名芊珍。楚平王為取悅孟嬴，便欲廢太子芊建，立芊珍為太子。

他找來費無極密議，費無極說道：「大王娶秦女之事，太子芊建已經知曉，





現正與其師伍奢密謀，求助於齊、晉兩國，舉兵反叛。大王應先下手誅之，然後再冊立太子半珍，也可名正言順。」

楚平王大驚道：「半建自幼孝順，怎能密謀此迂逆之事？」

「大王，半建深銜奪妻之恨，又有伍奢在旁極力鼓動，所以決心舉兵報仇，乘機奪位。您可萬萬大意不得。」費無極巧舌如簧，一力攬掇。

「可是，眼下太子反爲未露，誅殺太子恐引起朝臣怨謗，國人不服。」楚平王仍在猶豫。

費無極卻早就鐵了心，他知道，自己已經與太子結下了永遠解不開的死疙瘩。有朝一日太子半建繼任爲王，自己必有滅九族之禍。因此，他焦急地說道：「大王若再遲疑不決，大禍將頃刻臨頭。爲今之計，只有密諭城父司馬奮揚，讓他捕鎖太子來京。在此之前，先召伍奢進京，打入大牢，嚴刑拷問，令他招出與太子密謀反叛之事。那時對太子是殺是廢，全由大王定奪。」楚平王聽他說得有理，便點頭應允。

城父司馬奮揚接到楚平王密詔，心中大驚。他深知太子半建冤枉，更恨楚平王奪媳殺子，如禽獸般殘忍。他急忙來到太子府，要他速速逃命。等太子半建攜



妻將子連夜逃往宋國之後，奮揚大罵昏君奸臣，拔劍自刎。

伍奢生性剛直不阿，被繫獄之後，雖經百般刑訊和凌辱，卻絕不肯承認與太子有謀叛之事，並破口大罵費無極譏言亂政，陷害太子。

三個月之後，楚平王親自提審伍奢。伍奢老淚縱橫說道：「大王強納太子之婦，已經錯了。如今又聽信讒言，欲置太子於死地，豈非錯上加錯。臣聞所謂『仁』者，以親親爲大。虎毒尚不食子，以大王之仁，何忍心下此毒手？」楚平王被說得滿面羞愧，自知理屈，只好訕訕而去。

當夜，楚平王又召來費無極，對他說道：「伍奢囚禁日久，明天該決獄了。」費無極忙說道：「大王，這位伍奢無論如何不能放，若是將他無罪釋放，就等於向天下承認大王錯了，以後將何以服人，何以立國？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事已至此，伍奢非殺不可。不過，伍奢有兩個兒子，尚在城父，爲斬草除根，防患未然，大王應讓伍奢親筆作書召其二子來京，一併處死。」接著，又附耳向楚平王喃喃咕咕地說了一氣。

幾天後，費無極派一個心腹，拿著伍奢的竹簡書信來到城父。信上只說讓他





們兄弟二人遵王命回郢都，卻沒說何事。那心腹說道：「經過三個月的審讞，大王已知太子和汝父伍奢是冤枉的，爲彌補過失，求得太子半建回心轉意，重返楚國，大王決定拜伍奢爲相，並封伍尚爲鴻都侯，伍員爲蓋侯。請二位收拾一下，今日連夜返京，以慰尊翁懸念之心。」

那心腹走後，伍尚思父心切，就要動身。伍員卻深感疑慮，對哥哥說道：「父親繫獄三月，若能洗刷罪名，免死放歸，已屬萬幸。朝中有費無極奸邪之輩把持，豈能對我等拜相封侯。弟深恐其中有詐，欲誘我兄弟入郢，一網打盡。今雖有父親書信，亦未可深信。」

伍尚聽罷，也恍然大悟，但卻淒然說道：「大王有詔，不去不忠；父親有書，不從不孝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

伍員卻斷然道：「絕不能去，我兄弟應速速逃離楚國。有我兄弟在，楚王畏懼，父親或可保命，我兄弟若去，父親必死無疑。」

伍尚想了許久，泫然淚下：「子胥吾弟，汝素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拔山扛鼎之力，爲兄萬不能及。你可速速逃離，將來爲父兄報仇，也是一片孝心。爲兄決意去郢都陪伴父親，倘有不測，則以殉父爲孝。」



伍員百般勸解，伍尚只是不聽，兄弟只好灑淚而別。伍員回到內室，要帶妻子賈氏一塊出逃。賈氏世宦之家出身，深明大義，對伍員道：「你一出逃，楚王必張影緝捕。就是隻身逃亡，亦恐難以脫身。若再帶一個婦道人家，斷難逃出魔掌。夫君休要管我，趕緊走吧！」

伍員大悲，墮淚道：「我既與父兄死別，再與愛妻生離，心何能忍？」賈氏卻突然發怒道：「大丈夫何以優柔寡斷作兒女之態？若為妻子而不能報父兄之仇，妾身亦為你含羞。」說罷，突然抓起身旁的一把剪刀，刺胸而死。

伍員抱著亡妻的屍身大哭一場。拷上了祖上傳下的七星寶劍，帶上弓弩，叩別兄嫂，連夜逃離城父。楚平王得知伍子胥逃走，立即派兵四處搜捕。並畫影圖形，榜告天下，有捕獲伍子胥者，賜粟五萬石，封爵上大夫。各處關隘要道，盤查尤為嚴緊。伍子胥不敢走官驛大道，只沿著偏僻小路匆匆而行。

這日走著，忽聽身後馬蹄急驟，人聲嘈雜，回身一看，卻是楚國將領武城黑率兵趕來，老遠便大聲喊道：「伍員哪裡逃，你父兄慫恿半建謀叛，今已打入天牢。你若自縛而歸，可饒不死。」

伍子胥冷冷地看著他，突然張弓搭箭，「颯」的一聲，一箭射中馬腿。那馬





負疼仆倒，將武城黑摔落馬下。伍子胥再射一箭，將其頭盔上纏絡齊齊斬斷，厲聲喝道：「我伍氏三代仕楚，忠心日月可鑒，如今爲昏君奸臣構陷，橫遭不測之禍。今日我不殺你，回去告知楚平王老賊，他若敢殺我父兄，我伍子胥必斬其首，剗其目，滅亡楚國，絕楚宗祀。」說罷，頭也不回，昂然而去。

他沿著江岸繼續前行。夜幕降臨之後，來到一個蘆葦茂盛之處。舉目四望，既無村店，更無人家，只有波光粼粼的江水和滿天閃爍的繁星。夜風吹動葦草，發出了一陣陣淒厲的鳴響，像是有個身處絕境的老婦人在不停地嗚咽。心中正覺淒惶，卻忽見黑影裏一匹快馬驟然馳來，有人從馬背上跳下來，低聲問道：「可是伍員賢侄？」

伍子胥仔細看時，原來是父親的至交左司馬沈尹戌，慌忙躬身答道：「老伯，正是小侄伍員。」

沈尹戌泣聲說道：「你父兄俱已被殺，大王又命我追你。你趕緊脫下素袍布履，扔在江邊，去蘆葦深處躲藏。待搜捕的人馬過去之後，快逃離楚境，去宋國保護太子半建。」說罷翻身上馬，疾馳而去。

不一會兒，便聽得車馳馬奔，人聲嘈雜，從遠處漸漸逼近，火把照耀如同白



晝。一個兵士突然喊道：「報告司馬，江邊發現布鞋一雙，柳樹上掛著一件白袍。」隨後便聽到沈尹戌說道：「這是伍員的衣物。這廝定是畏罪投江而死，快回去報知大王。」

人聲漸漸遠去，蘆葦叢又陷入了一片寂靜，唯有江水拍擊著岩石發出的嘩啦嘩啦的聲音。伍子胥一刻也不敢耽擱，乘著夜色急匆匆地向睢陽進發。幾天後，他終於來到宋國，找到了太子芊建。但是宋國此時政局十分不穩，君臣相互攻訐，哪有心思去管別人的事。

伍子胥只好保護著芊建夫婦到了鄭國。鄭定公歷來與楚平王不睦，聽了芊建的苦訴，欣然接納，並每日好酒好肉，盛情款待。但他卻對芊建說道：「鄭國小邦，兵微將寡。太子欲報大仇，何不前往晉國借兵？」芊建報仇心切，便隻身去了晉國。晉頃公正想吞滅鄭國，便讓芊建回鄭國做內應。

答應事成之後，便將鄭地封給芊建，然後兩國同時舉兵，攻楚報仇。這位糊裡糊塗的太子居然答應了晉頃公的要求。

回到鄭國之後，他將這一陰謀告知了伍子胥，伍子胥大驚失色，急忙勸道：「鄭定公對我們一片誠信，我們卻密謀圖鄭，無信無義，何以爲人？」但是太子芊





建卻聽不進去。約期將近，不料事機洩漏。鄭定公在後宮設宴，邀請半建夫婦參加，當場將他們擒獲誅殺。

伍子胥再次出逃。他又成了鄭國的通緝犯，只好晝伏夜行。他決定東去吳國，向吳王借兵，歸報楚仇。

這日來到歷陽山，離昭關已經不遠。此時還是大白天，他不敢貿然過關，只得躲到近處一片樹林歇息，等待天黑。

等了約有半個時辰，卻見一位老人拄杖而來。他走到伍子胥面前，抬頭端詳了他多時，忽然問道：「足下可是伍子胥嗎？」

伍子胥心中暗驚，便不置可否地反問道：「老丈何人？問這事幹什麼？」

那老人笑道：「足下休慌。我乃是神醫扁鵲的弟子東皋公。只因前幾天昭關司馬蘧越有病，邀老夫前往診治。因見關上張貼著緝捕伍子胥的畫像，與足下面貌酷似，以是相問。足下若果是伍員，萬不可過關。且隨老夫到寒舍住幾天，再想辦法過去。」伍子胥隨他向東走了二、三里路，經小板橋越過一條小溪，穿過一片竹林，見山坡下有土屋三間，簡陋卻不失清雅。這便是東皋公的家。

進到屋內之後，伍子胥對老人深深揖拜說道：「在下正是伍子胥，為楚王所



害，四處逃亡至此。」

「足下今欲何往？」

「不瞞老丈說，我欲東去吳國，借兵滅楚，以報殺父戮兄之仇。」

「這事談何容易？東去吳國，昭關乃必經之地。如今盤查甚緊，飛鳥難渡。」
 老人家以手撚鬚，沈吟半晌道：「不過足下也無須焦躁，且安心住下。待老夫去找親友，想一個萬全之策，定幫你過得此關就是。」

這一夜，伍子胥躺在床上，就像躺在一面滾燙的熱鍋子上。父兄被殺，妻子自裁的血海深仇、幾個月來如喪家之犬一樣到處逃亡的萬般酸辛，前途茫然，生死難卜的兇險，在他心中交煎滾沸，使他像烙燒餅似的翻來覆去難以入眠。

他一會兒爬起來，走到屋外踱來踱去，仰天長歎。一會兒又走進屋內，坐在床沿上抱頭苦思。極度的憂慮和痛苦，讓他幾乎要發狂。不知不覺之中，已經雄雞高啼，東方既白。

一陣篤篤的敲門聲，東皋公推門而入。他一見伍子胥，不禁大吃一驚。口中驚呼道：「一夜不見，足下何以蒼老如此？」伍子胥不知何事，忙取過銅鏡自照，只見滿頭黑髮突然變得雪白，禁不住泫然涕下，悲愴地喊道：「大仇未報，





卻兩鬢飛霜，蒼天何以如此不公？」

東皋公忙安慰他道：「足下不可過於悲傷，這樣也好，過昭關時倒省得化裝了。你看，我給你帶來了另一位伍子胥。」

說著，門外走進一人。伍子胥看時，此人身長八、九尺，眉廣腰粗，果然與自己相貌相似。東皋公告訴他，此人叫皇甫訥，為人豪俠仗義，自願裝扮成伍子胥，幫他出關。

伍子胥大喜，忙將自己的衣衫脫下來，讓皇甫訥穿上，他卻穿了皇甫訥的緊身褐衣。三人匆匆上路，很快來到昭關之下。此時關門已開，來往行人不斷，一個個都被攔住，詳加盤詰。皇甫訥走近關門，突然閃身擠過人群，向關外跑去。

守關的兵士哪裏肯放，蜂擁而上，將他捉住。一個兵士看了看他的臉，又看了看牆上的畫影，高聲叫道：「他是伍子胥，快送交司馬將軍。」皇甫訥也不說話，任憑他們捆綁著去見遠越。

既然已經捉到了逃犯，昭關的戍守立時鬆懈下來，伍子胥乘機混出關去，回過頭來向東皋公深深一揖，灑淚而別。

東皋公目送他走遠了，這才轉身去遠越的司馬署衙，做保人救出了皇甫訥。



伍子胥怕有追兵，不分白天黑夜，甩開大步，向東如飛疾奔。

五、六天以後，來到了鄂浦一帶，一條寬闊無邊的大江突然橫在了面前。江水茫茫蕩蕩，波翻浪捲。江面上並無船隻，身無雙翼，如何飛得過去？

伍子胥心內焦灼，搓著雙手走來走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正在這當兒，忽見一葉漁舟掠著波峰浪尖，如飛而來。他急忙招手喊道：「漁家快來渡我。」

那小舟飛至近前，正要靠岸。舟上老翁向岸上看看，卻一下子又把小舟盪開，一邊搖槳離去，一邊唱道：

白浪滔天令船飛駛，

與君相遇今蘆之漪……

伍子胥聽明白了，老漁翁是見這岸上光禿禿的，怕被人發現，讓他找一個隱蔽之處。他急忙向下游的一片蘆葦和水柳密集之處跑去。到了那裏，果然見漁舟停泊在蘆叢之中，他急忙縱身上船。漁翁也不說話，連看也沒看他一眼，竹槁往岸石上一點，便利箭一般向對岸飛駛而去。

到了對岸，伍子胥向漁翁施禮道：「老丈之恩，在下沒齒不忘。今日身上未帶川資，只有七星寶劍一柄，乃我家三世相傳之寶，送與老丈，可換黃金千兩，





聊表在下謝忱。」

那漁翁突然哈哈大笑：「我知道，你乃逃犯伍子胥。我若希圖金錢富貴，將他報官，可得上卿之賞，不比你這七星寶劍貴千萬倍？你要報仇，要浪跡天涯，身上沒有寶劍怎麼能行？趕快走吧，從此處往東南不遠，便入吳境了。」

伍子胥爲之動容，忙說道：「丈人既不肯受劍，請告我尊諱，以圖後報。」

漁翁卻淡然一笑說：「你是楚、鄭逃犯，我是放縱逃犯之人，你我都是死罪，還問姓名何用？以後有緣再會，只叫我漁丈人就行了。」說罷，向他點點頭，駕舟而去。

伍子胥終於到了吳國。他全力幫助吳國先王闔閭治理朝政，訓練軍旅，富國強兵，很快便顯示了他超凡脫俗的軍事天才，得到了闔閭的格外垂青和器重，破格擢拔爲上大夫，兵馬大元帥。

三年以後，他親率吳國二十萬人馬，浩浩蕩蕩地殺奔楚國，一路攻關奪隘，勢如破竹。很快便攻破了楚國的郢都。

可惜楚平王剛剛死去。他將太師費無極捉住，凌遲處死，尙不解恨，又命人將楚平王的屍體從墓中挖出來，親自狠狠地抽了三百鋼鞭，以報父兄深仇大恨。



隨後，伍子胥又帶兵追索繼位在逃的楚昭王，兵逼鄭國，將其國都團團圍住。他發誓要滅亡鄭國，為太子平建報仇。

鄭國上下軍民無不驚恐，鄭定公更是心膽俱碎。急忙榜告天下，求能退吳兵之人。

漁丈人之子正在城中，為了滿城百姓免遭兵燹荼毒，自告奮勇出城退敵。

他肩扛木橈，徑入吳營，以手叩橈而歌曰：

漁丈人，漁丈人，

七星寶劍價千金。

知否駕舟渡江者，

已成鄭都九泉人？

伍子胥聽到歌聲十分驚訝，忙將此人傳到中軍大帳。來人告訴他，自己是漁丈人的兒子。當年漁丈人送伍子胥過江之後，不料消息走漏。他怕引起全家被殺，便投江而死，以活妻子兒女之命。

伍子胥聽他說完，感慨萬千地說道：「漁丈人對我有天高地厚之恩。他為我而死，更讓伍某心如刀剜。但不知賢弟此來，有何吩咐？」漁丈人之子說道：





「鄭國百姓惶惶不可終日，深怕吳軍屠城，老幼不存。小民不為鄭君說項，只為無辜的百姓們向將軍求情，務請將軍赦免鄭國，放萬千百姓一條生路。」說著，撲通一聲跪在當地。

伍子胥急忙雙手將他扶起，仰天歎息道：「當年漁丈人救我一命，才使我得報彌天大仇。今日賢弟有請，伍員豈敢不從！」當即撤兵離鄭，回到楚國。

夫差說著伍子胥的這些往事，語氣裏充滿了深情。西施一邊聽著，也被他這段坎坷的遭際和矢志復仇的凜然氣概所打動。她一句話也沒說，默默地聽夫差繼續說下去。

「伍相國來到吳國已經三十八個春秋，從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人，已經變成了一個耄耋老者，他把自己的後半生，把自己的一切，都獻給了吳國。他認為先王對他有知遇之恩，便竭盡全力，全心相報。先王在携李一戰中被越人所殺，他與寡人一樣，對勾踐和越人充滿了刻骨銘心的深仇大恨。幾年前，終於率大軍攻下越國，生俘勾踐。依相國之意，就要手刃勾踐，為先王報仇。寡人覺得滅越之後，大仇已報。明君當以仁德治天下，便放勾踐君臣夫婦歸越。為此，老太師至今還耿耿於懷。他對你們這些越國女子存有成見，有些偏激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適才



他那嫉惡如仇的態度，愛妃也要體諒才是。伍相國可是寡人的肱股重臣，是吳國的一顆明星。吳國的強大和昌盛，都離不開他老人家啊！」

「大王，小女子知道，老太師對您全是一片赤忱忠心。他與我們這些越女並無私人恩怨，他要殺我們，無非是爲了大王您的安危，爲了吳國的安危著想。小女子非但不恨他，反而十分敬重他的孤忠和剛直。也願大王永遠好好待他，君臣和衷共濟，使吳國江山穩如磐石。」

西施順著夫差的話題，不知不覺便說了這些話。連她自己也感到詫異。自己的使命不是要離開他們君臣，甚至要俟機殺掉伍子胥嗎？伍子胥不是把自己視爲眼中釘、肉中刺，非要置自己於死地嗎？自己爲什麼還要勸夫差善待他，與他和衷共濟呢？爲什麼這麼做，她自己也說不明白。但她知道，這些話並非是爲討好夫差而說的假話，而是她內心深處的自然流露。對於忠臣義士、英雄偉人的愛戴和敬重，大概是不受國界的限制的。人心啊，是個多麼微妙而又複雜的東西，許多時候，連自己都駕馭不了它。

